

讓我們安全的回家與祖先的臍帶相連

內本鹿越嶺古道

最早之起源是 19 世紀時臺東山區的原住民族布農族郡社群（又稱施武郡群）沿鹿野溪上游向東越過內本鹿山、出雲山，再沿馬里山溪（濁口溪上游）向高雄市擴散定居的山徑。

日治時期

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後，臺灣割讓給日本進入臺灣日治時期，1914 年，時任第 5 任臺灣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下令執行「五年計畫理蕃事業」來治理山地原住民族，而當時臺東縣內本鹿地區沿線共有 mamahav、masuvanu、halimudun、halipusun、masudada、tansiki、asahi 等多個部落，直到 1940 年間，布農族人仍不願遷至山下，也使得內本鹿地區成為日本臺灣理蕃地圖最後一片空白的區域，並有著「北泰雅、南布農」之稱號。

在 1935 年（昭和 10 年）為管理山地布農族，臺灣總督府計畫開闢內本鹿越嶺道，並沿越嶺道設置有紅葉（umizi）、清水（siusui）、楓（kaili）、嘉嘉代（kakaiyu）、桃林（tavilin）、橘、壽（kudubuki / pisbadan）、常盤（tukiuwa）、朝日（asahi）、出雲（sakakivan）等多個駐在所。

發生「內本鹿事件」

1941 年 3 月 9 日，Halipusun 部落的海樹兒（Haisul）因為不滿日本人強制實施集團性的移住政策，造成該部落的族人在移居至延平鄉縱谷平原區時，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而染病。因此海樹兒與其餘三名布農族男性展開報復行動，在清水駐在所前先把吊橋砍斷，阻斷日本警察上山援助的交通要道。海樹兒等三人後來來到清水駐在所並以槍枝

殺死兩名日本警察，又在楓駐在所與日本警察進行交戰，所內三名日本警察也被殺死，後又誤殺一名日本孩童。

當地的日本軍駐軍發現後，立即前往電話線尚未被截斷的紅葉駐在所通報關山郡役所增派警力支援，日本人為防止該事件衍生為群體性的戰爭，對海樹兒等三人進行圍捕。海樹兒三人開始逃亡，甚至其三位位在部落中的居所也被日本警察開槍掃射，至今彈痕斑斑的石板牆仍保存在內本鹿山區中。爾後海樹兒三人仍然逃不過大批警力的圍捕，一個月後便遭到日本警方逮捕而宣判死刑。臺灣總督府方面也為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把居住在內本鹿沿線的布農族人全數遷居到今日臺東縣延平鄉的鸞山村與桃源村。

後續因內本鹿山區已沒有原住民之部落存在，因此之後臺灣總督府將內本鹿越嶺道沿途駐紮的兵力逐一撤至山下，內本鹿越嶺道便沒有實際用途而逐漸荒廢。後來經過多次地震與風災侵襲讓越嶺道毀損而不能供人行走。

臺灣戰後時期

臺灣戰後，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接收臺灣後，並沒有針對該條古道有任何重建或是興建橫貫公路之計畫，僅古道西段六龜至藤枝闢為「荖濃溪林道」，東段鹿鳴至清水段改為「東 36 鄉道」，其餘路段皆處於荒廢狀態。

目前內本鹿越嶺古道雖已納入國家步道系統關山—內本鹿越嶺國家步道系統之中，但其路況因多次山崩與無人維護導致不明顯，僅有林務局臺東林管處的相關人員為台東蘇鐵自然保留區巡視而行走於內本鹿越嶺古道上，目前可行走古道僅至瀑布。

路線

出雲—朝日—常磐—壽—橘—楓—清水—紅葉（臺東縣延平鄉）

石山支脈—卑南主山西稜—西南稜—沿鹿野溪, 62K

一九三二年，鄰近新呂武溪附近的大關山駐在所發生了布農族人狙殺日人的「大關山事件」後，日本政府開始對內本鹿地區的原住民進行「集團移住」，以利誘或半威脅半利誘方式，將他們迫遷到鹿野溪、鹿寮溪下游的山腳地帶，但是仍然有些部落不願離開祖居地。

布農語中，稱「平地」為「sinsin」，意思是「瘴癘之地」，可見布農族人對平地的抗拒與排斥。而從原本習慣在海拔一千公尺，甚或兩千公尺山區生活的布農族人，突然搬遷到百公尺以下的平地，許多人嚴重水土不服，不斷興起重返山上部落的念頭。為了防堵布農族人再回到山上，日本政府於是更有計畫地將原居於北絲鬮溪一帶的布農族人遷往海岸山脈的都蘭山西面（sazasa，現今鸞山村）。但種種措施，卻只是讓布農族人的反抗意志更加堅定。

其中，被遷下山的 haisul 一家，除了對平地生活環境難以適應，又加上他們的孩子遷下平地後，就死於瘴癘瘧疾，因而更堅定為了回到舊部落 halipusung（「石灰質很多」的意思），不惜與日人對抗的念頭。一九四一年，haisul 與其他族人相約對日本駐在所發動攻擊。相傳，當時他們是約定以小米收成日作為集結日。但由於海拔高度不同，各聚落小米成熟時間也略有差異，因而集結行動失敗。

雖然如此，haisul 一群人仍然夜襲了鹿野溪下游的楓、嘉嘉代與桃林等處駐在所，也造成日人死傷。而為了防止駐在所之間的通訊，haisul 等人不但預先砍斷日人的電話線，還砍斷了上下山必經龍門峽的吊橋，

也因而延宕了一位生病的日警妻子下山就醫的時間，甚至在武力對抗日警的過程中，還誤殺了一名日本孩童。

被稱之「內本鹿事件」的這次抗日行動，終究功敗垂成。日方增派警力對 haisul 等人進行圍捕，他們的居所也被日警開槍掃射。至今，在部落老家石板牆上，彈痕依然清晰可見。逃往山間的 haisul 最後被勸服下山，過著被囚禁的生活。據說，最後也被日方默默處決了。

找回可以落葉歸根的祖居文化

21 年，takishusungan 家族持續帶領著族人回到祖居地，並用最簡單的工具，像祖先一樣，就地取材，搭建起老人家口中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家園，這個家不僅是硬體的屋舍，還有布農族最重要的小米，能吃著那裡產出的小米，家的味道就融入心底。這條回家的路很艱辛，但小米的滋味不斷在他們心中湧出力量。

「我的孩子，接下來就是你去蓋了！」早先 nas tama biung 曾經對著在回家隊伍中擔任山下後勤的 tama dahu 這麼說，這句話成為堅定意念的承接，肩起一代布農族人的文化責任。每次返回內本鹿的路程都需要一周以上的時間，肩上要扛著簡單的工具及每次回家任務所需的物資，一組人馬背不完，就需要有後勤隊伍持續接應。在物資補給困難的情況下，一路上就需要依賴長輩教導的山林知識系統，長期身體默化習得的生活技藝，以及對山林的謙卑，才能順利抵達。

相較於都市小孩，從小生活在部落的 uvaz（小孩），真正學習到的不僅僅是教科書上的知識，更多的是農耕、蓋屋子、編織，利用自然纖維做籐籃、網袋，挑選用樹枝做刀鞘，過去生活所需大多取自山林，知識文化、土地倫理、信仰祭儀也都是跟自然有關，面對自然山林無

不懷抱著崇敬謙卑的心。「在台東延平是落地生根，回到內本鹿則是落葉歸根。」這兩個家的概念在 tama dahu 心裡無法切割。



讓我們有安全回家的路，找回與祖先相連的臍帶

布農族過去遭受了多個侵略者強迫學習他們的教育及文化，讓布農族群失去自己的生活文化及土地甚至性命，隨著世界各國都對人權重視，慢慢的現今及過去政府釋出了一些善意，將部分屬於我們的權利歸還，但真正屬於我們的傳統領域也沒有落實還給我們，過去所謂的外省人都可以有安全又便捷的空運直奔回家，而我們要回到屬於我們真正的家鄉卻是一條隨時面臨災難危及性命的道路，我們應該受到如此的對待嗎？你們還在把我們當殖民地嗎？希望你們也拿出人性最基本的善念，給我們內本鹿所有的子子孫孫一條回家的路吧！